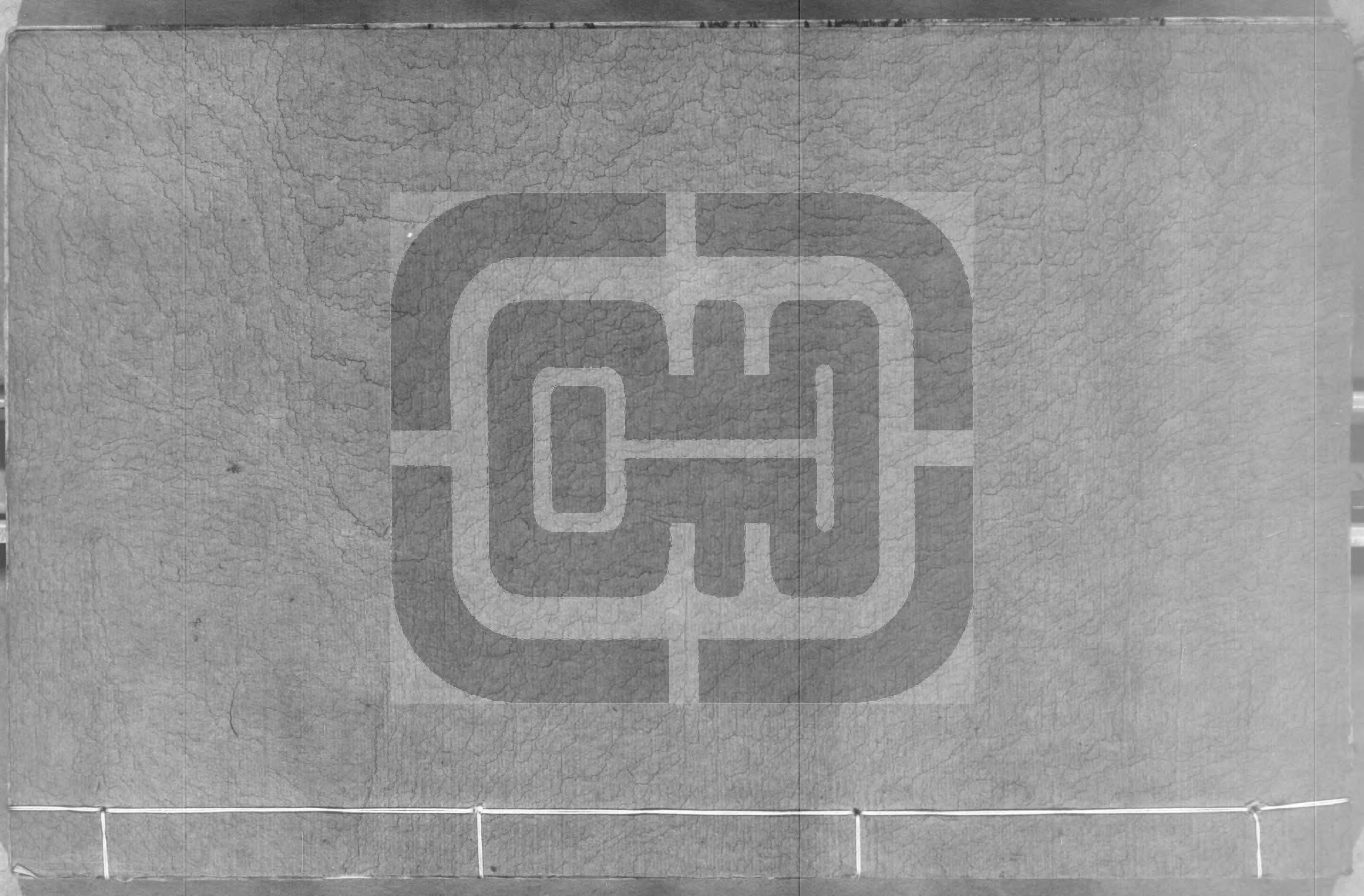


近思録集解卷之十一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聖教

濂溪先生剛柔善惡一章（續通書解第七末解並載性理四言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見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人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備而切近之（聖人備備善誘常俯而就之蓋本因其資以教教不

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天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未通而未能之皃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茂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豁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正人好問之心也伊川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訓蒙

古人生不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若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智當薰陶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久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

不可得也伊川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慾所蔽外為流俗所銷靡歆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憂子弟之輕俊著只教以輕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才俊者彈於禁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便作文字得則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明道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明道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乃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卿尊者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伊川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先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憧四益也橫渠元文係十卷尾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

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己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事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横渠元文係五卷尾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喻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正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小大學　小大教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子弟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責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學在學子之養君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文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言惟利祿之誘意室人心沈本注云人有義利分定志
周而行之久士有定志專於修己而緩於干祿故能
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只豐衣食者米於力
於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
所學皆非爲己而根本已撥矣安害最巨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子游議子夏之門人灑掃應對進退未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知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曰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小大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

一義

身教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爲元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爲法則者要當畫畏反觀內省己之所爲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元所事也伊川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時志也

言教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无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无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詩禮樂之教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舞者所以導其知射者所以正其志要之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己也）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明道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敘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

情性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鳴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緩急舒疾之文是以容儀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繇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伊川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奥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明道

禮教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明道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子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辭言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橫渠元文係三卷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示有禮也鄭氏曰撙節謂趨就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慢忽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己不欲勿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

從成矣正蒙明諸明禮也人失以禮而昌幸道必以禮而成就人教失以禮而成就

說書　教道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蓄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理貫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惟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材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少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使人生此節目盡之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全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名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全矣事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伊川易詳見十卷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

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正心之教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横渠孟子說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此卷論戒警之道修己治人常游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淨而惡日積矣

改過　過失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此章已載性理四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今名無第焉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爲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不當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

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求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伊川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也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允上离下爲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离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如人雖有親當而多自疑猜妄生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雖有親當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乖離雖處骨肉親當之間而常孤獨也伊川易象九三睽孤遇剛好睽之致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伊川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德祿盛滿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愈於祿則祿愈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伊川易象九三德高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長過祿無德則所享者雖豐而不久勝況於陰盛乎豐盛之際必自處德者致之

蒙戒

人之於蒙業心說之故導之遲緩至於耽戀不能已也

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真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於怠六二中正上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苟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怠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伊川程子曰人君致危亡故能見幾而作

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豫六五傳衰世之君人率以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志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止得宜　說失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垂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脊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塞忿懟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伊川大率以說而動

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耶

理欲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雖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狂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明道嗜欲多則志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爲消長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伊川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畏巧令

放鄭音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諂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伊川兌六五傳巧言佞口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順皆然不可不戒也鄭衛之音悲心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身心

點檢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管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明道○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微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料事　疑事　較事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伊川周羅俚語猶兜攬也未至而有好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明道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不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楊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爲明者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說之意謂道雖微害而所制者情則有冒而爲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上不不是惡貫汩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驕吝

富貴驕人固不足言學問驕人宜亦不細明道君子之學爲己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爲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一自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伊川驕矜夸吝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无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枉直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伊川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无爲有曲意徇人盖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捨禮義樂燕遊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而已横渠

反經 狥情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横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盖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徇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方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

昭然而鄉原爲言爲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不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韓人以術名二十篇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韓者本西戎之別種秦嬴姓之裔其說始入於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言清淨無爲道

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墨氏兼愛則淺

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為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剛覈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謝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矣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聃在其中矣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也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意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一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氏推揚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差無父差無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專其遠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明道行狀昔日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遠暗者為能惑深

遠故高明者反躐其中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爲於天下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謂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知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工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元文係十四卷觀聖賢類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關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

釋氏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見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

大謂四大幻假而成自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爲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体之性矣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躰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賛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体用本末備言之矣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而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釋氏本而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輪迴今未不生不滅之理可見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哉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故無下學上達道器本不相離今捨器而物以明理棄跡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不子曰釋氏恍惚之間若見得心性影子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然人倫今日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則於道學廣次大矣）不根之人設此佛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並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蒲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禀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禀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

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釋氏不起吉他身上起意思思奈何那身不得故都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碍顧乃自生私見爲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說爲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体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推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世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並明道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迴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不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部省易此言雖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

亦不過考其迹而揣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謝顯道嘗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伊川曰恁地同處雖多已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知而同横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弱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

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今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所從來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人生循環遂歷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興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論脊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人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實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不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脩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一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人較是非計得失哉正蒙詭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異

偽邪說異教非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僊術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大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明道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人有語理之所有也顏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道家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並明道○聖賢養生順理室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諸子言有無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橫渠○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閒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則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卷終

近思録集解卷之十四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顔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于　本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

備著之

堯舜禹湯文武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明道遺書○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舜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伊川○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邪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元文五卷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伊川元文四卷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禀外舜何與焉

周公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二人下書第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歌之蔽其處也蓋公知公然行恭進退合道蓋無一毫私意之蔽其處也

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夷險一致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念及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伊川經說詩振鷺碩大也膚美也舄晃履之舄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節之意如此）世儒有論魚目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伊川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祭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元文係十卷）

孔子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一不相似（橫渠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曰不化我有成於期

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意必留於胸而成於我或問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爲學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絶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絶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元文二卷

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横渠元文三卷致知類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爲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然非領會者可以自省矣互見一卷道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元文四卷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只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爲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孔顏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天資猶元氣周流渾淪博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狀此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然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

也孟子則露其材孟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只無夫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辨論之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太山巖巖者駿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之間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明道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明道○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顏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言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伊川○孟子天資超邁故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不錯道是學顏子準的云存

孔門諸子

參也竟以魯得之明道○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明道○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葵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伊川以上元文係二卷為學類○言愼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問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伊川○游夏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元本伍卷克治類明道子路亦百世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過則喜過也速子路以勇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知言言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

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明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虧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者為同心

子思　孟子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明道○群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獨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諸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字卿為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楊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楊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隱楊雄後人只為他見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並明道○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任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文

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明道○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上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体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知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平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体如道德為虛

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以知之力几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之與荀楊尤其卓然之見也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曰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明道○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漢儒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毛萇仲舒附孫思邈

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明道○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体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知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平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為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体如道德為虛

[illegible]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楊尤其卓然之見也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曰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明道○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漢唐儒　毛萇仲舒附孫思邈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明道○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人意楊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考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明道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元文係二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明道○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於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諂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孔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未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特篡孔明輔

先主志欲攘除姦宄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殺一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為此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明道○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故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言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諸葛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孔明庶幾禮樂並明道○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濂溪周元公

周茂叔窗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為政精密嚴恐務盡道理通書附錄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王色金聲從容和敬一府皆傾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驅鳴亦謂如此天地生生之意充滿窗間茂叔意流行發育惟仁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明道程純公

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充養得於己純粹如精金不雜而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

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轉節忠誠貫於金石誠忠之至可貫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毫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生之氣盎然其知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容裕而有餘會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學識洞達無少隱匿然測其蘊則又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節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為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受於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由於邪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乏之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色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一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蓋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蓋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多自得之功明則有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天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弟說見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殺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知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乎人也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闢異端詳見十三卷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而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闇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闇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覩德者心醉盛德至和如飲醇醪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吾師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還兼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感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自新之要自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乎煩當法令繁密之際未

嘗從學爲應之遊言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有餘學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淡然法令嚴密而先生未嘗爲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雖嘗參卒不動故不見其難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參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號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拘時好而得遂其所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其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施設可觀而行道化之感不可力而致也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伊川撰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所謂望之嚴然即之也溫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呂與叔撰明道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而實本乎吾心物理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知反之吾身而皆是應感無窮

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而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含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自任之重所志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爲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伊川程正公　新補入無註

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口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又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尹司馬溫公與呂申公同薦劄子謂願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又謂願道則貫徹三才無一毫之爲間德則并包衆美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古今無一物之不知不則開物成務無一理之不總故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溫公集）先生

爲講官乞於殿上坐講又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云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邵氏聞錄見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謝良佐先生歸自涪州氣象容貌皆勝平昔記善錄先生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要今日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看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卒語錄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時使人尊嚴吾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語錄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集序先生接學者甚嚴厲晚年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賢氣象差少從容耳外書

二程張子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將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外書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節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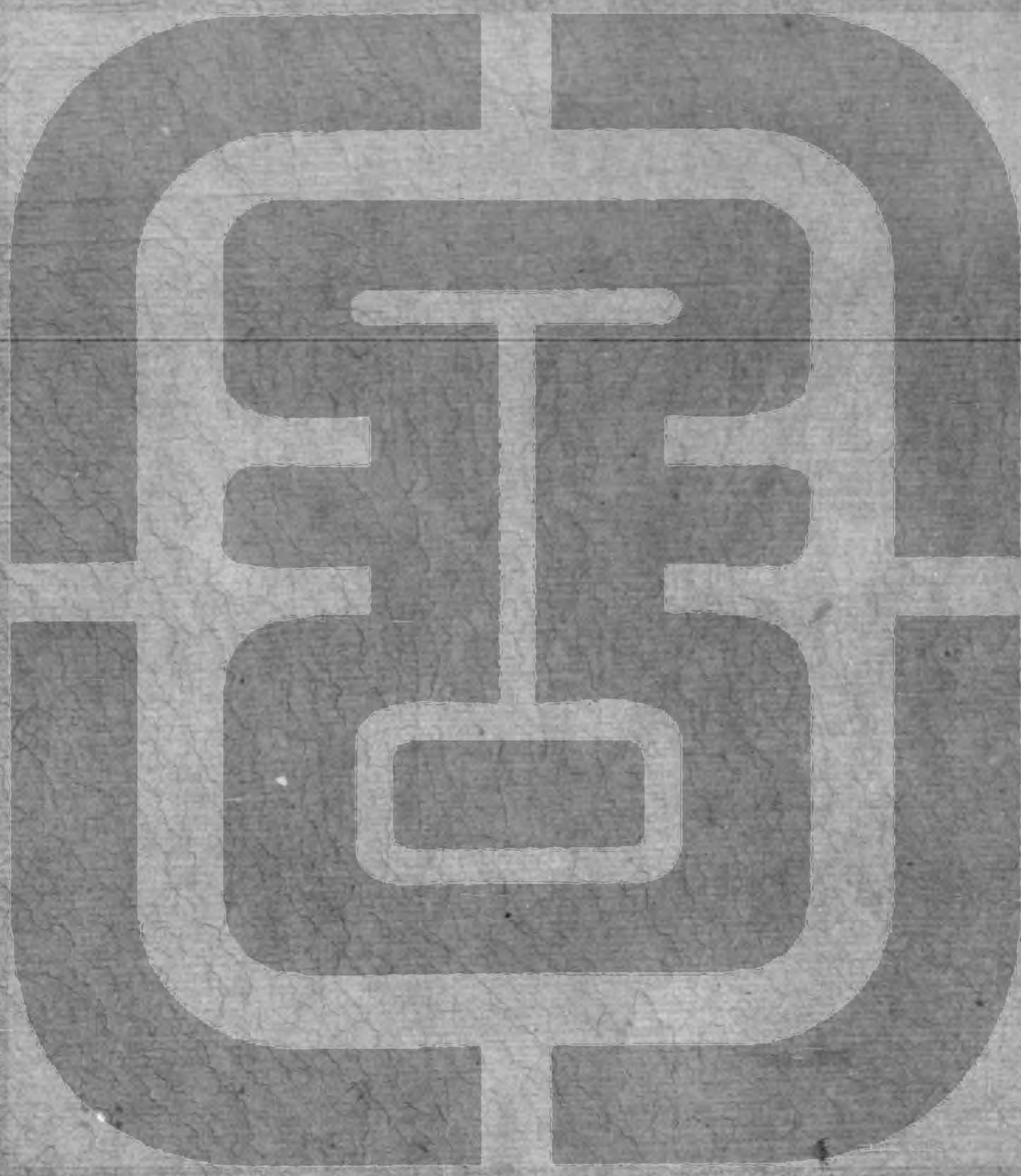
横渠張獻公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驟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呂與叔撰横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謂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弃異學淳如也本注

尹彥明云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所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止當亂道有二程來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矯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自長安移疾西歸横渠終日

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后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无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无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无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試懍惻故與人久而益敬加以親昵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非義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終